

侯文咏 著

带我去月球

一起去月球吧！那里不再有考试成绩，不再有爸妈的争吵。
轻轻地飘浮，悠闲地散步，抛开地球上繁重的一切。



帶我去月球

侯文咏 著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-2011-6203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，
不得销售至港、澳地区及其他任何地区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带我去月球/侯文咏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
2015.7

ISBN 978-7-5133-1796-2

I. ①带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4877号

带我去月球

侯文咏 著

责任编辑 汪 欣

特邀编辑 王 依 烨 伊

装帧设计 宋 璐
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责任印制 李海坡 史广宜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163千字
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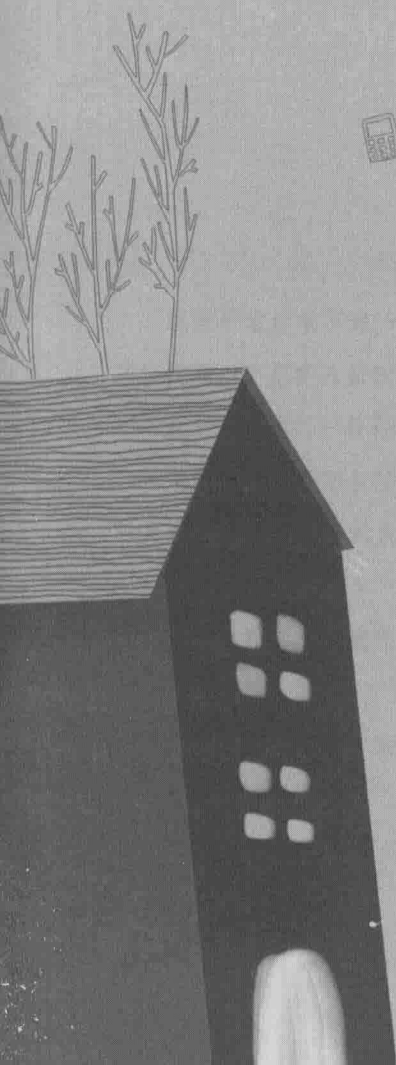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1796-2
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

★ 1 ★

就像平常放学下课一样，那天走到家门口，我发现自己又忘了带钥匙，于是我开始按门铃。

这时，发生了一件很不平常的事。

来开门的妈妈不但没有碎碎念我没带钥匙，竟然还用高八度的声音，青春洋溢地对我说着：“啊，欢迎回家。”说完，还给我一个拥抱。

光是这样已经很意外了，更令人意外的是拥抱完妈妈放开我之后我所看到的景象。

我不想用“惊吓”来形容我的感觉，但无论如何，我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。

“妈？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妈妈问。

在我面前这个妈妈，顶着一个挑染的大波浪发型，穿着一条细肩带连身短裙。这件衣服不但上面露出了事业线，一层一层褶皱的裙子也短得不能再短。

“怎么样，”妈妈得意地说，“妈妈年轻劲爆的新造型，不错吧？”

老实说，这样的“年轻劲爆”让我联想到的是，开学时校长带着许多欧巴桑老师穿着芭蕾舞衣，在舞台上大跳《天鹅湖》欢迎我们的模样。

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只看到我弟弟小潘和妹妹全站在妈妈身后，对我不断地眨眼睛。

“怎么了？”妈妈问。

看着妹妹、小潘一直对我摇头的模样，我立刻明白他们一定已经吃过了一些苦头。于是我很机警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“没事。”我说。

我试图往房间的方向移动，但是事情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就能摆脱。

没多久，我、小潘和妹妹就全被请到餐厅喝下午茶了。

“你们都听过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吧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啊？”妈妈问。

天啊，又来了。从小到大，同样的开场白，我们不知听过了

多少次。

“什么啊？”妈妈又问了一次。

“诚。实。”我们异口同声地配合演出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接下来我要做个小小的民意调查，这个调查会成为我很重要的参考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定要诚实地回答……”

平常我其实是很诚实的人，可是过去的经验让我学会的是：

每当妈妈说出这个开场白时，接下来的问题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回答——学习华盛顿诚实的精神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到和华盛顿同样的待遇。

“好，现在大家都闭上眼睛。”妈妈说。

大家都闭上眼睛。

黑暗中，我听见妈妈的声音说：“我要你们凭着自己的良心，诚实地告诉我，你们觉得妈妈今天的新造型好不好看？觉得好看的请举手。”

我用力地感觉了一下我的良心。良心表示很不安。

我偷偷睁开眼睛，透过细缝，观察一下别人的良心。

我先是看见妹妹高高举起的手，继续转头，又看到了小潘轻轻举起的手，继续转头，看到的是妈妈一张严肃的脸，正用着锐利的眼神瞪着我，吓得我连忙闭上眼睛。

一切又回到一片黑暗了。

“大潘，”妈妈问我，“你觉得好看不好看啊？”

黑暗中，我看不见自己的良心，也看不见自己慢慢举起来的手。

“很好。”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满意，“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

我睁开眼睛。

神奇的是，刚刚妈妈那张严肃的脸像云烟般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充满盈盈笑意的脸。差别之大，到了连我都不得不怀疑刚刚我所偷看到的一切，会不会只是一场噩梦。

妈妈之所以会有这些“不平常”的举止，多少要拜她们即将召开的毕业十五年大学同学会之赐。

妈妈身上穿的那件性感的细肩带连身蛋糕裙是今年过生日时，爸爸请莉莉阿姨带妈妈去百货公司挑选的生日礼物。基于我们不太明白的理由，这件生日礼物买回来之后，妈妈从没在我们面前穿过。

至于妈妈那头挑染的波浪头，则是在妈妈的大学死党莉莉阿姨和静心阿姨的怂恿下，请莉莉阿姨的发型设计师帮她做的造型。

可以猜想，妈妈第一眼在发型杂志上看到这个造型一定会说：“这个造型好吗？好像不太适合我。”

阿姨们肯定会说：“不会啊，你看这个模特儿这样很好看啊。”我敢打赌模特儿的年纪一定不会比我大太多。

妈妈一定半信半疑地又问：“可是，这好像不太适合我这个年纪。”

莉莉阿姨一定说：“不会啊。拜托，都什么年代了？谁还规定什么年纪可以怎样、不能怎样？”

当然，当模特儿的静心阿姨一定也忙着敲边鼓说：“玫玫，你干吗这么妄自菲薄呢？几年前你还是全校的校花呢。你看看你……以你的年纪，身材还维持得很好啊，你只要稍微打扮打扮，谁猜得出来你生过小孩呢？”

我敢打赌，这些对话十之八九是这样的。

等妈妈被洗脑洗得差不多了，莉莉阿姨就千辛万苦地替她约时间，外带帮妈妈杀价、带着她去做造型。

妈妈坐上发廊的刑椅时，发廊小姐一定塞给她一本杂志。然后就在我妈妈翻着杂志时，设计师就用力地剪啊剪、梳呀梳、烫呀烫的。等妈妈把杂志翻得差不多时，事情也变得无可挽回了。

妈妈一定看了看镜子上的自己，又看了看发型杂志上的模特儿，很没信心地说：“看起来好像跟杂志的感觉不太一样喔？”

当然感觉不太一样。因为那些模特儿多半比我年纪大不了多少。因此，尽管发型是一样的，但因为脸型不同、皮肤不同，感觉当然就会有一些出入。就好像李冰冰、范冰冰还有白冰冰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简单。

但莉莉阿姨一定会告诉妈妈说：“哪里，根本就是一模一样。”

然后静心阿姨又会接着补上一句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这种青春俏丽的发型最适合玫玫了。”

于是，事情就变成我们看到的这样了。

总之，过了没多久，如同平常一样，我们听到爸爸在门口按门铃的声音。

尽管打开门时，爸爸看到妈妈的表情比我镇定很多，但我猜想他一定没有认真想过，为什么小潘、妹妹和我要如此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对他不停挤眉毛弄眼睛。否则他不会第一句话就问妈妈：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”

“弄成怎样？”妈妈反问。

这是一个逃生的机会，可是爸爸完全没意会过来。他一错再错，开口第二句话竟然是：“你不会一直像这样吧？”

“像这样是怎样？”

爸爸沉默了三秒钟，总算开始感觉到事态严重了。

“没怎样。”他说。

“刚刚不是说弄成‘这样’吗？”妈妈继续追问，“为什么又变成‘没怎样’？”

“这样就是没怎样。”

“这样怎会是没怎样？”妈妈问，“这样到底是怎样？”

“这样就是怎样，”爸爸说，“怎样就是没怎样。”

“不要跟我绕口令，”妈妈说，“怎样就是怎样，怎样不是没怎样。”

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

于是，从爸爸走进客厅开始，我就仿佛看见了一朵超级大乌云飘啊飘的，飘到了妈妈脸上，覆盖住了我们家全部的天空。

吃饭时，那朵云在饭桌上，吃完饭在客厅看电视时，那朵云就在我们坐着的沙发上，如影随形。

一直到电视新闻结束，我们家其实已经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了，可是爸爸还是坚持他的看法。

“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看吗？”

“我可以不回答这类的问题吗？”

“还是，你觉得很难看？”

“我可没有这样说。”

“你要是不觉得难看，你就说好看就好了嘛。”

本来我爸爸如果继续这样赖皮下去，他是有机会逆转胜的。可是他在紧要关头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很容易就会犯的错误。那就是：不小心被激怒，说出了实话。

他说：“明明不好看啊，教我怎么说呢？”

于是，就这样，他们开始吵了起来。

“我不懂，”妈妈问，“你为什么不能多鼓励，少批评呢？”

“我只是诚实地表达心里的话啊，难道说这个家连表达意见的自由也没有吗？”

“这件事，这个家所有的人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，就独独只

“有你没有资格。”

“我倒要知道，为什么我没有资格？”

“因为这件衣服，就是你拜托莉莉陪我去买的生日礼物。你听过有人批评自己送给老婆的生日礼物吗？”

“喂，可是你要我诚实说出心里的话的。全家只有我一个说实话……”

妈妈说：“什么叫全家只有你一个人说实话，别人说的都不是实话？”

爸爸说：“不然再问他们一次。”

天啊，我心想，不要吧。

妈妈说：“你意思再问他们一次，你问啊。”

沉默持续了一会儿。

妈妈又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太老古板，你的美学标准完全落伍了。”

“我的美学标准落伍？好，我请教你，除了刚刚举手的人之外，你随便说一个人，谁会喜欢你现在这样——”爸爸做了一个智障的表情，“的美学标准？”

“莉莉。”

“莉莉不算。莉莉比你更智障，”爸爸又做了一个更夸张的智障表情，“除了莉莉，你说啊，还有谁？”

“静心。”妈妈说，“静心就这样穿。”

“静心根本就是白痴。”

“你说静心白痴，我问你，白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？”

“因为追她的男人都是白痴。”

“是啦，追她的男人都是白痴，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有大学教授，还有市议员……大家都是白痴，只有你最聪明啦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爸爸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。”

“三个孩子的妈又怎么样？我的身体是我的，我爱怎样就怎样，不行吗？为什么我穿什么衣服、剪什么发型、穿什么鞋子，都要你规定？”

“我哪有规定你？拜托，是你问我意见的好不好？我不懂，你干吗什么事都跟莉莉学呢？你们人生难道不能多追求一点精神层面的事吗？为什么满脑子永远只有这些肤浅的‘物质’、‘皮相’呢？”

“刚刚谈的不是‘美学标准’吗？怎么现在又变成‘物质’、‘皮相’了？你说美学不是精神层面，那什么才是呢？”

“很多啊，对真理的敬畏、对智慧的渴望、对理想的追求、对人类苦难无可抑遏的怜悯……”

妈妈把手叉在腰上面，不可思议地看着爸爸。

爸爸又说：“静心是模特儿，她穿得奇奇怪怪那是她的工作，莉莉事业做得比 Jeff 还大，她自己有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问题

是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……”

“三个孩子的妈怎么了？三个孩子的妈就是二等公民吗？三个孩子的妈就没有资格把自己弄得漂亮一点吗？”

“你搞清楚，我们这个家只有我一个人在赚钱，大家都在花钱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大家都在花钱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赚钱？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好啊，如果说了半天，你在乎的就是钱，我就赚钱给你看。”妈妈说着，起身离开。

没多久，我们听到砰的一声，很大的摔门声。

隔天早上，我起床漱洗完毕，走进餐厅。

如果一切正常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会跟走过来的妈妈道早，妈妈也会笑咪咪地给我道早，递过来一杯牛奶，并且慈祥和蔼地问我早餐要吃什么。三明治、汉堡，或蛋卷？

不过现在情况显然不是这样。

“早。”我说。

我注意到妈妈手上不是牛奶，而是一沓小小的单子。

“大潘，早。”妈妈顺手把单子交给我，“看看你要点什么？”

我瞄了一眼那张单子，有点愣住了，上面印着：

三明治套餐 50 元

汉堡套餐 50 元

早餐蛋套餐 60 元

大概愣了有五秒钟那么久，我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点餐的价目表。”

“我们家又不是餐厅，为什么会有价目表呢？”

“因为从今天开始，妈妈必须独立自主。”

“独立自主？”

“对，从现在起，妈妈要靠自己的能力赚钱。”

“所以，以后早餐我都要付钱？”

“你是小孩子，只要签账单就好了，其他不用你管。”

“这些账单，最后谁付钱？”

“当然是你爸爸。”

噢，我想了一下……

“怎么样？”妈妈问，“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要点什么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点早餐蛋套餐好了。”最贵的那种。

“很好，”妈妈露出满意的笑容，“你自己在那栏打勾，签上时间、名字，单子交给我。”

我照做。妈妈露出了和蔼的笑脸，把签好的单子装进口袋里，像个餐厅的服务生一样走进厨房，为她的新事业的第一个顾客准备早餐去了。

情势有点诡异。

没多久，妈妈端着盘子从厨房走过来，把套餐放到我的餐桌前。

“热腾腾的早餐蛋套餐来了哦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”

我看了一眼，餐盘里有水煮蛋、炒蛋、荷包蛋，还有吐司。

“喜欢。”我点点头。

妈妈一脸满意的表情。“对了，还有牛奶。”她边往厨房走边对我说，“等一会儿其他人出来，你就把价目表拿给他们，请他们点餐、签名。”

“噢。”

在我用叉子叉起了水煮蛋咬了一口的同时，我看到小潘迷迷糊糊地走了过来。

我边咀嚼边把价目表拿给小潘。

“这什么？”小潘问。

“你看要点什么。勾好了在上面签时间，还要签名字。”

小潘看着菜单，愣了一下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我用眼神往厨房的方向瞟了瞟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小潘一脸疑惑。

“妈妈说，”我贴近他耳旁说，“从今天起，她要独立自主，